

乾隆涇陽縣志

(清)葛晨纂修



本書十卷，據清乾隆四十三年
(一七七八)刻本影印。

涇陽志序

昔太史公作史爰建八書而班固遂廣之為志歷代相延奉為職方之紀凡輿土經制風俗人文靡不畢載是邑之乘所由昉也涇舊有志考前明舊志十二卷侍御李公編緝之嘉靖間河南石坡連公宰是邑

重為刊刻并附拾遺二卷於後萬歷間邑令傅公慨思脩訂特延恭襄魏公作新志志成卷凡六類凡九將一邑之所為人物登降教化溥瀉莫不釐然備載至鼎革後梨棗既失文獻無徵康熙九年書年王公蒞茲土取恭襄舊志脩之而散佚者重整

焉繪圖凡五其間可併者併應分者分不拘成例各為總論列為八目計八卷此涇邑前志也歲丁卯前令粵西唐公即前志地理建置貢賦水利官師選舉人物藝文等類不必易者仍其舊其應補者附叙篇末而續編為後志四卷觀其考据詳明體

例嚴整洵古先聞人傳信之遺意也余自丙申歲承乏茲土技慚拆綫才陋挈瓶於邑之風景人情苦無餘閒為增訂計竊惟聖治光華聲教所敷靡不率俾是邑俗美民醇隆隆日上不為採擇而續輯之亦適以增長吏羞也爰不揣謏劣取前後兩志循

其條目詳者存復者去萃為一冊而十年以後事實則續紀之庶幾攷証者得以沿流溯源不致淆亂云爾敢曰修志乎哉乾隆四十三年歲次戊戌冬吉知涇陽縣事浙江餘杭葛晨謹序

舊志序

涇陽志凡十有二卷迺先達李侍御之所編也歲久板刻散失藏之者少且自宏治癸丑以後文獻尚未收錄觀者病焉連侯下車卽首詢之蓋欲稽故實而措之行也越數日懸金購之始得一帙字畫磨滅漫不可讀迺喟然嘆曰涇陽關中文獻之首邦也而志若此有司之過也迺謀重刻別為拾遺二卷以附於後遂以序委諸不敏予曰懿哉侯之用心也夫志也者卽古列國之史所以紀往事垂後鑒也治道污隆風俗美惡恒於斯駘之其關係亦重且大矣是故上而天文若分野災變之類中而人事若選舉隱逸忠臣烈女詩文之類下而地理若山川建置城池公宇土產水利之類罔不備載將使後之君子仰觀天文則知修德以弭變中稽人事則知宣政以宜民俯察地理則防禦之方疆理之法所當經畫也允若茲則天道順而不愆其度人極建而皆協於中地道寧而不戾其常推之天下有餘裕矣况一邑乎哉侯之善政固非一端而此舉有關於世教甚大故曰懿哉侯之用心也侯名應魁字文卿別號石坡河南武安人于時贊成之者縣丞則介休石公鳳儀主簿則曹縣蔡公繼先皆有功於志者也法得備書

時嘉靖二十六年十月吉日賜進士出身禮科都給事中邑人呂應祥撰

陽陵與涇爲齒錯之壤涂家去涇不半舍其間山川之巨麗風物之華榮蓋童而習也幼就帖括家言未及旁搜廣覽晚膺殊恩奉

命歸養媿不能追隨青瑣檢點白雲姑取所謂郡邑志披讀焉於

涇得魏恭襄志略而該詳而有體寔堪與我里仲木先生相後先而余童子時僅得之耳聞者始獲歷覽其概恭襄後世運不一盛衰隨之稽古者送送感憤而扼腕且九十年餘無人起任紀述之責將所爲人物登降教化淳漓闕而不錄卽有一二賢能吏不過急簿書飾課最至於信今傳後之典且閉目不觀束手不爲矣書年王公余同年友也以三吳名流早登高第蒞涇歎稔惠深怙冒化洽作人體裁既嚴風韻更別政旣成矣慨然曰夫涇也而可無志乎取數十年所惴於心而訥於辭者偶一爲之吾則何敢人盡避事而喘且訥焉今後來者以無志而靡所考鏡如吾今日吾又何敢迺於退食之暇隨事講求因地諮詢或得之殘文斷碣或拾之疏牘公移或訪之墨士文人或采之編氓故老廢者興墜者舉數十年之故實燦若列眉覺前之按籍茫然者後之人拱手而受成庶可謂恭襄公功臣歟將附棗梨問序於余余才識寡昧何足爲書年公重亦何足爲涇重但涇爲關輔劇縣其土沃其物阜其人才穎秀而卓越因革損益往往動當事者之劈劃書年公翼翼小心科條獨著纖鉅委悉以平日好學深思沉心靜氣行於民社之間因斯志以傳石畫名之而可言言之而可行用以識見聞備掌故使一時綰綬諸君子採而擇之設施其所未竟增長其所未能而涇人士借是以爲私淑文雅風流照耀千古其有裨於盛治豈淺鮮耶當不止涇之民歌來暮而咏誰嗣已齒錯之壤於漢有光志云乎哉是卽今日之著蔡也非余何足以知書年公又非余何能以言書年公

昔

康熙歲在庚戌仲秋上浣之吉

賜進士出身內府工科左給事中加一級陽陵魚飛漢撰

明府王公書年先生重修涇陽志成以寄韓子京師韓子

受讀終篇再拜而爲之序曰志者史之一體而縣志則郡國之

權輿也先儒有云史莫尚於志蓋將求諸制作之林非徒以文

辭爲工焉聞之宋太平中作寰宇記考証頗詳惜其書不傳然

人文之目當時固謙讓未遑也明李文達竭生平之力爲一統

志而所載方輿多與舊史不合故論者謂讀通志不若讀郡志

讀郡志不若讀縣志君子以爲知言涇陽志闕有間矣萬歷初

年邑人魏恭襄作志同州馬文莊爲之序歷九十餘年迺復得

公起而修之公江左鉅儒早振六翮而盛名坎壈久於吏事此

來吾邑雖他人目爲繁劇公內無賓史鳴琴坐理取辦俄頃嘗

恢恢其有餘地而賢士大夫日相往來飲酒賦詩遠近傳頌紵

衣縞帶有春秋卿尹之遺風居嘗慨然曰夫子說夏禮而傷杞

不足徵學殷禮則曰有宋存焉未幾杞降而桐子而宋猶得以

上公周旋會盟之列歷二四十年不改然則邑之有志文獻

之存亡繫之不綦重哉於是召集羣賢講求故實公草創之與

諸賢討論之而公復潤色之以庀其成取魏志九目簡而爲八

讀地理峩山涇水之間去豐鎬百里而近先王王畿之故墟也

吹邠擊籥進之南雅則文武成康之流風在焉駟騶小戎未可

以秦概周矣讀建置有廢興之感焉其事卽不自縣縣不敢不

備書也讀貢賦雍田上上其賦中下球琳之產在境外織皮之

貢在邦域之外而今或問諸涇陽其憂未有艾也讀水利河渠

有書溝洫有志按圖而考之秦漢之故可復讀官師官之名知

縣而或起筮仕或自丞判以遷其實縣令耳非如宋制之帶京
衙知縣事得專奏請與令判然爲二焉師之名尊而秩則卑非
如明初有藩牧之擢外翰之譽也丞簿以下無論已讀選舉古
之取士有科有目今之取士有科無目鄉里卽未能驟復孝秀
似不妨並行也讀人物當求無媿於地讀藝文當求無媿於古
則西京可作也此固作者之意而因名課實亦涇人士之所樂
道踵美增華馬魏兩前輩且有待而益彰雖然魏之志出於二
百餘年重熙累洽之時又乘其里居暇日爲之公志乃自簿書
期會間親探典籍不日成之簡而核直而不肆視魏志善有加
焉卽予之學與名位皆遠媿文莊庶幾附公以傳不朽公在涇
多異政行將

聖書特擢入居要津更以涇民疾苦之事旦夕入告志又其權

輿也夫

康熙庚戌秋八月朔日

賜進士出身戶部湖廣司員外郎邑人韓望撰

自扶風班氏易司馬遷八書爲十志其後郡邑亦皆有志而史
官黼黻治平每多採擇焉邑乘之重與史等也涇陽爲周秦重
地漢唐建都在其畿內列於赤望文物聲名必有志以紀之但
今之去古遠矣披圖而閱丁壯之實籍則生齒盈訕大相懸殊
也驅車而弔幽人之芳躅則徑翳苔斑漢仲子真追呼難出也
入祠而拜鄭國之衣冠則石瀨龍湫非復當年之故道而溉田
四萬空貽奕世之虛名也晉謁二陵僅存禾黍痛澆李郭逸矣
元功與夫車箱春鳥之音獲澤秋風之浪無不時移物變乃執
前人遺編斷簡漫無增修欲以膠柱而鼓瑟也奚可哉涇邑舊

有雲陽志年久無稽明興百餘年谷口李侍御作志又五十年
魏恭襄作志迄今又將百年鮮克繼起文獻遺佚書年王父母
先生來尹是邦政平訟理百廢具興暇日討邑乘而披讀之因
恭襄之舊復不甚拘恭襄成例可併者併可詳者詳列爲八目
而八目中又各爲總論其於政治得失風俗淳漓之故三致意
焉觀者不出几案間一邑之形勢阨塞閭井好尚人材臧否洞
然不啻觀火異日司徒得以稽戶口太史得以陳風謠其於
聖朝豈曰小補信涇志之重與史等也然不能無異者前此修志

皆地著之人而先生則流宦茲土傳聞異辭得無虞其失實乎
曰不然地著之人容有偏溺先生江左名流爲邑典型非有所
狎昵懟怨於人妍媸銖兩靡不稱情而出昔人云忘是非然後
能公是非忘好惡然後能公好惡正先生之謂矣且聞先生爲
是書也設匾於門令田夫村媪凡有奇節湮鬱不傳者皆得聽
人投納以備採擇復旁稽輿論探索真偽故其言無虛僻哀然
爲一邑信史况先生治涇六載防固疆圉爲申保甲之令勸興
農務爲濟龍山之泉惟正有供何以昔簡而今費輶軒載道何
以昔逸而今勞以及民風之若何砥飭人才之若何壺培文教
之若何釐正凡志之所載者先生一一見諸施行又豈若操觚
家止矜文詞博雅云爾哉書成走使屬予爲序予涇人弁鄙寡
聞不能如李侍御魏恭襄有所著述先生乃不辭賢勞獨開盛
舉予樂觀其成且將藉先生以有辭於邑人矣

昔

康熙庚戌秋吉

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加二級邑人張重齡撰

陝以西爲縣九十有六其隸西安三十有一而人多首涇陽蓋關中之稱沃野自涇之有鄭國渠始也涇巨川或以名州或以名縣而河渠之利縣實啟之故涇亦莫著於涇陽縣制有七以其川岳之古置郵賦役之繁曰望曰紫曰上涇陽嘗居三焉是烏可以無志明萬歷初縣令傅君嘗請於鄉大夫魏恭襄公作志迄今將百年矣 國家肇興監古定憲予來尹茲土值

皇帝銳意圖治乃眷西顧謂關中爲天下上游 制府 撫軍

涇 泉諸大臣皆簡任親賢正己物正境多豐歲民用咸和郡邑之吏蒙其餘澤退食優游間及詩書遂取魏志卒業其間源流相闡多祖舊文間有闕疑審誤發明簡端者我不敢知曰如唐書之新舊並存亦不敢知曰如五代史之獨行歐陽惟是百年以還選者日變來者日增俯仰其時豈盡無堪紀述以紹恭

襄之緒而模倣自安猥云未遑倘有過我仲之故封瞻周原之遺趾憑軾而問曰茲其三男二女宜畜牛羊宜樹黍稷如職方所載土會之盈虛歲幾何生民之愉戚歲幾何人材之消長時政之利病歲幾何其茫然無以對也以令之不學而重爲山川羞亦烏乎可然今徵官耳求百年之掌故於兵戈甫息文獻無徵之後其時難立乎一邑以指四方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其地難有所因必有所損益志之所當言或非令之所得言其事難括地之志寰宇之記其書久亡未奉懸金之

詔區區長吏爲之則購藏書之難奔走期會雨雪在途非聽以書局自隨則處暇日之難而一旦博綜遺聞擬議史事則君子譏其不類雖然未敢已也爰進邑之通儒廣搜遠引朝有所得焉書於槩夕有所得焉書於槩久之壁戶皆滿百年之中思過半

矣因魏志而重葺之魏之爲目九而今之爲目八其不稱方輿稱地理者志創於班掾從其舊也祠祀不書聞之諸侯始有事於境內山川則社稷而外非令之所得與也禮俗不特書不議禮故以風俗附見於地理焉戶租改書貢賦今之爲賦賦也非租也兼言貢義有所託也渠堰改書水利所以導民也藝文魏逐條附其末今自爲一目所以導士也餘皆仍舊既竣自叙其大端若此僭踰之愆知不獲辭然欲使後之作者有攷焉其或由縣而推諸郡由郡而推諸國都陝西通志具在涇陽在指掌之中矣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初冬吉日

賜進士出身知涇陽縣事潤州王際有書於退思公署

志跋

涇居八水之一而邑以名焉沃衍都麗爲關輔最凡建節使者輪蹄所過與夫高人之展豪俠賓客之車必先披覽邑乘山川風物城郭田廬一邑之大悉於指掌志願不重哉舊志修自中丞魏公已百年矣荒燹之後文獻闕殘逸事遺傳付之煙雲滅沒不可勝道丹徒王公蒞涇六歲政洽人和風土之厚薄徭賦之縮盈以及禮樂刑禁典故文章之因革莫不目覩且身歷乃取舊志議纂之子忝邑博士命董其事職不克辭舉文學之嗜古潔修者劉子王子輩五人以進公退食之暇淪茗拂几相與論次搜故蹟採遺文已錄者覈其實未錄者求其備凡取舍損益一物一字之細皆公所裁衡諸弟子畢志竭能僅分理其梗概若游夏之不能贊一詞也今志成矣將見採風者於茲可以課保障觀生聚宣化理達切情如漢諸方之上計於大史而百

里圖籍非私守也詎止爲功一邑而已哉子敬述簡後以紀盛
美並見單父之得五人云

康熙庚戌年冬月涇陽縣儒學署教諭舉人羅川鞏我明跋
後志序

邑有志邑之日記也邑不能一日無所事即不可一日無所記
邑事煩劇記之尤不可闕涇陽關中望邑也自周秦後附近京
畿應記者已不盡傳策所載今逢

聖朝休養生息承

列祖之懷保赤子蒙

聖主之誠和萬民又沐 列憲之痾瘵民瘼陝之山陬僻壤無不
化瘠薄而成富庶變僑野而爲文明况涇密邇長安首沾德教
凡所爲輕徭賦興水利勸學校作育人材日新月異而歲有不

涇陽縣志序

八

同盈箱累牘以記之不足盡千百之什一非博聞強記難言志
矣然而令斯土有不敢志者有不敢不志者志之名始於前漢
地理等書世能言之夫子曰吾志在春秋此以書言志之祖也
春秋起自隱公元年不聞追叙禽父綱目繼春秋而起亦不再
論桓文前有作者後則用述續之之謂也史記始五帝爲通鑑
草創孟堅漢書自漢起是矣獨惜劉項功臣諸紀傳襲演龍門
舊文點竄字句無怪後人有班不如馬之議然限於各代史體
有不得不然者至於今所謂志有本鄉先達所傳授有官師長
自爲採輯校訂各據所聞見紀一時人與事非無徵不信者比
後之人既不能於千百年前網羅散失叅攷真偽而但掩取古
先聞人之所傳信附己謬說將欲倣史記通鑑上下千百年自
成一家言豈不自愧此不敢志者也雖然不志則亦不敢居其

位必各述所職守待計於上典章缺略伊吏之咎涇有志初始
無傳明魏志百餘年而王令修之王志至今又七十餘年古禮

歲終質成期年報政缺邑中數十年之人與事無所紀錄將來
何所徵信吏之曠厥官甚矣此不志亦不敢者也夫輜軒有採

掌故司存事重典禮文章不與焉郊子曰不能紀遠乃紀於近

自度寡聞渺見不足與博古固陋之詞不足以潤色遺文往跡

已備王志不敢盜前美爲己有謹按王志所載若地理若建置

若貢賦若水利官師選舉人物藝文等類今無易者仍之應補

者接叙於各條之後非重修也續編也比之窺天一管仰見

聖朝無疆之服有道之長絲絲相續而未有艾者此予所謂不敢

志不敢不志聊備邑之日記一冊以俟後來者正訂焉

乾隆十二年丁卯秋七月知涇陽縣事桂嶺唐秉剛書於公署

涇陽縣志序

九

之澹遠軒

幼讀昌黎子藍田丞壁記丞不得與吏書事獨計自束髮受書

今且老往承乏長陽學諭十餘年用祖友夏公所傳遺教與博

士弟子共切劘猶冀相與以有成因遵例改調來佐是邑投閒

置散於分爲宜而每念食祿頻年涓埃未報縱不敢越俎寧不

如抱關者乎偶因委視渠堰周閱境內得以縱爲觀覽其間如

農力之勤怠風俗之淳澆茅簷之兒婦啼號孤士之螢雪呬唔

與夫苦孝遺忠貞女烈婦之氣裂金石血濺草土埋沒不得著

聞或閭里之俠揮金破產救濟危困可風薄俗又如漢寢唐陵

叢祠枯塚讀其斷碣殘碑識古遺事以及堡鎮之星羅奕布險

隘之撫背扼吭負山阻河以衛城郭捍鄉井用保疆域之類凡

聽睹所及訪諸故老猶能稱述陳說其彷彿攷之邑乘所傳記

往往有合輒爲之歛歔悼嘆雖於職守有不得爲才力不能強及而隨事隨人爲之勸誨亦或有助於治理之末有不能宣諸口者則以藏諸心非敢自謂漆園隱吏聊以備外史耳乾隆元年桂嶺唐近仁先生以粵西名材宰是巨邑清操惠民安其治煩劇稍暇乃葺續舊志之未入者時或下詢未議予不敏於興革賞罰諸大端不敢與議惟於里老公論所舉報雜見史傳猶可證據者竊以耳目所聞見誦讀所記識相與效其蠶管較訂次第編爲涇陽後志附存王志七十餘年以後之缺希光於賢長令製錦之緒餘期與邑之縉紳先生耆耆長者相質信略備一時典故丞之得竭淺陋庶幾贊勳之萬一者如此若昔人所云余不負丞余則何敢

乾隆十二年丁卯秋七月原任涇陽縣丞天門譚一豫識

涇陽縣志序

十

涇陽縣志凡例

一涇邑前志八卷後志四卷考據詳明鐫刻完善本不必妄爲刪訂惟是越今三十餘年後之事實自應輯增使又編爲續志勢將簡複篇繁不便觀覽爰取前後兩志合編一部而附入近事庶觀者瞭如指掌

一分類無義叙次無倫志述家所弗取而修志者惟事發凡起例點竄書目以示新奇不知志取實錄條目凡例本屬無關輕重一邑之志自地理以及藝文之類自有成規何煩鉅釘茲冊總目悉仍前後志之舊毫無增減

一前後志由分而合間有凌駕接叙之處茲於撫拾舊志語冠以按據二字不敢掩襲前美也

一古地理書多爲圖經魏書直謂之地形志則可知畫沙聚米非繪事不明也况涇邑沿革不一不獨邑名屢更卽城郭市鎮遠近疎密亦有不相伴者前志取現在城邑河渠繪圖凡五後志又補龍洞渠一圖疆域山川披圖具在因仍之

一志爲紀叙體語貴詳悉意向謹嚴他如前叙後論總屬餘事况體裁有定何煩辭費爲茲於標首處弁以數言存紀叙總冒之體前後聯綴處或間以數語接續餘不溢一辭

一涇陽名始周秦而池陽雲陽歷代以來或分或合前志辨之後志溯所從分究所由合明若列眉茲逐加釐訂議不同於築室見詎等於騎牆冀免襲訛承謬之譏云耳

一涇水邑中巨川自秦至今爲利固多害亦不免前志襍採書傳渠堰制及用水則例而後志更貫串其餘目陳列其

形勢殊非泥古論今而因革均有可考毋庸再為增減因葉叙而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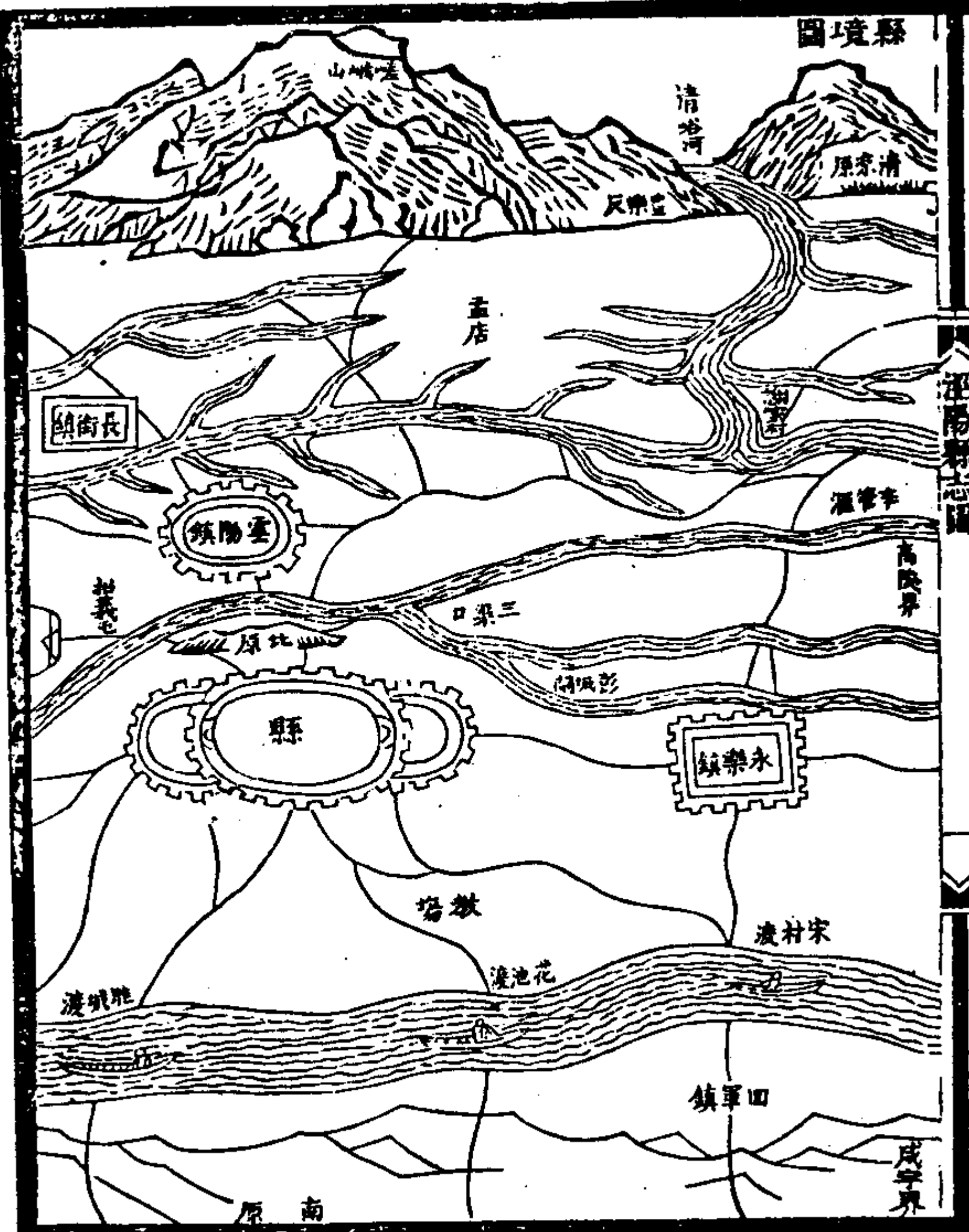
一人物志宦業一門其功勳炳耀既已名重鄉閭他若隱逸方技仙釋舊志已載數人繼者寥寥無妨從略惟孝友節烈正氣凜然豈容泯沒凡公舉呈報者必為之核實詳載以昭信也至若學人修業豪室輸金前後志已載例得備書於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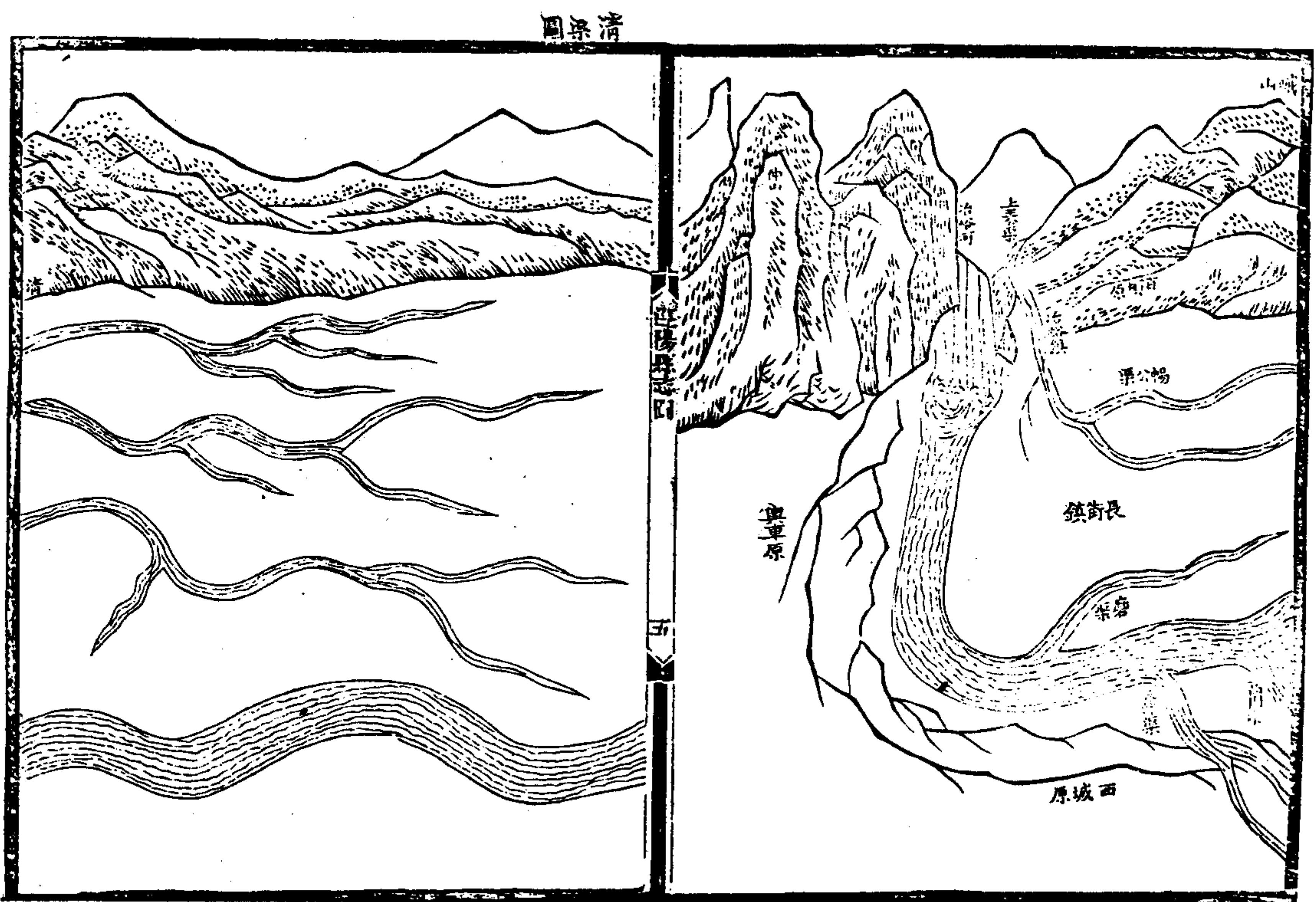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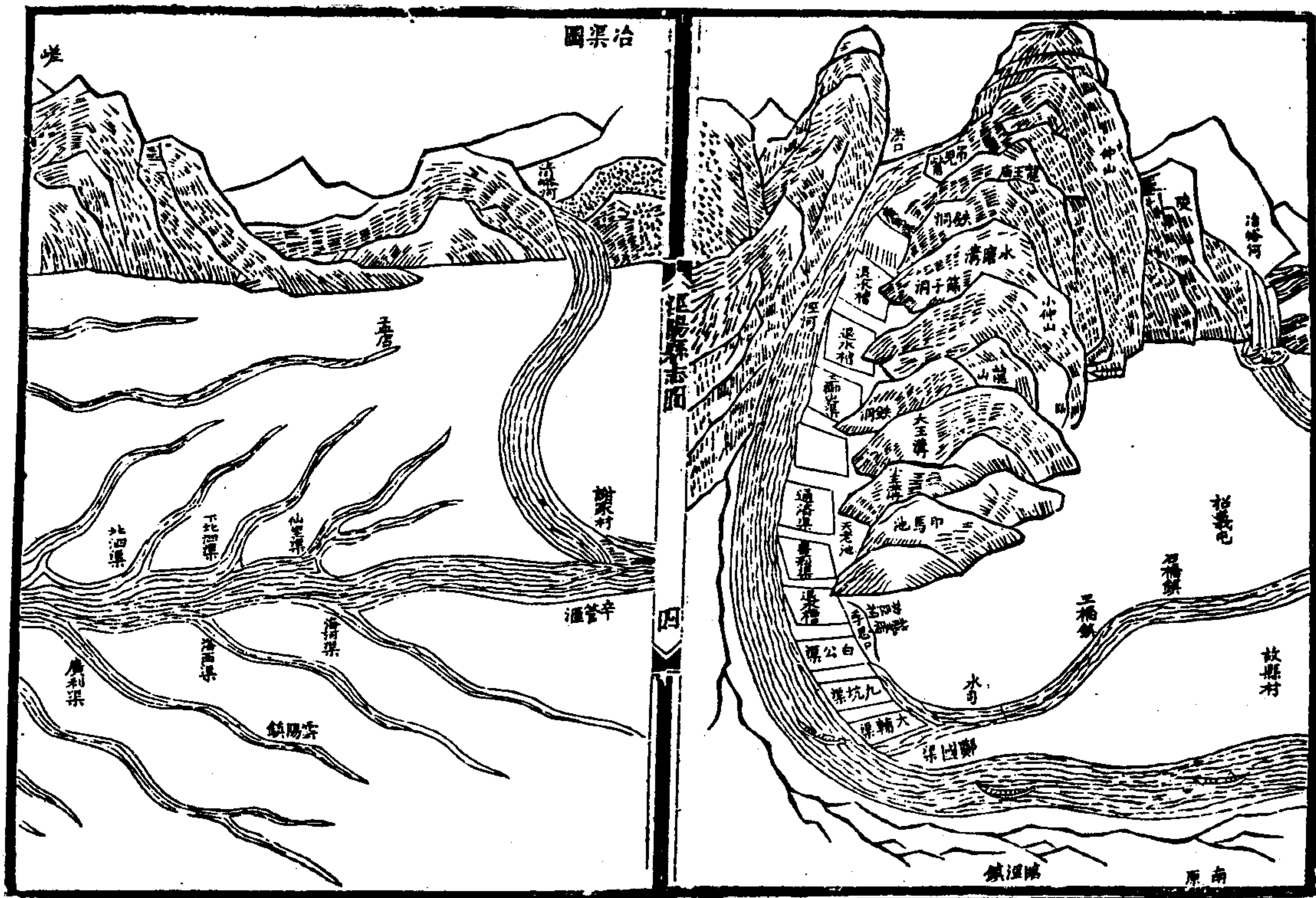
一為治不尚多言修詞在於能達志有藝文如關係河渠鹽馬道路津梁等諸奏議詳文碑刻所謂經濟文章例得選入如嘲風弄月摘句尋章概宜從略茲編於後志水利門內摘出條議數篇歌詞數闕附於藝文其餘不敢攔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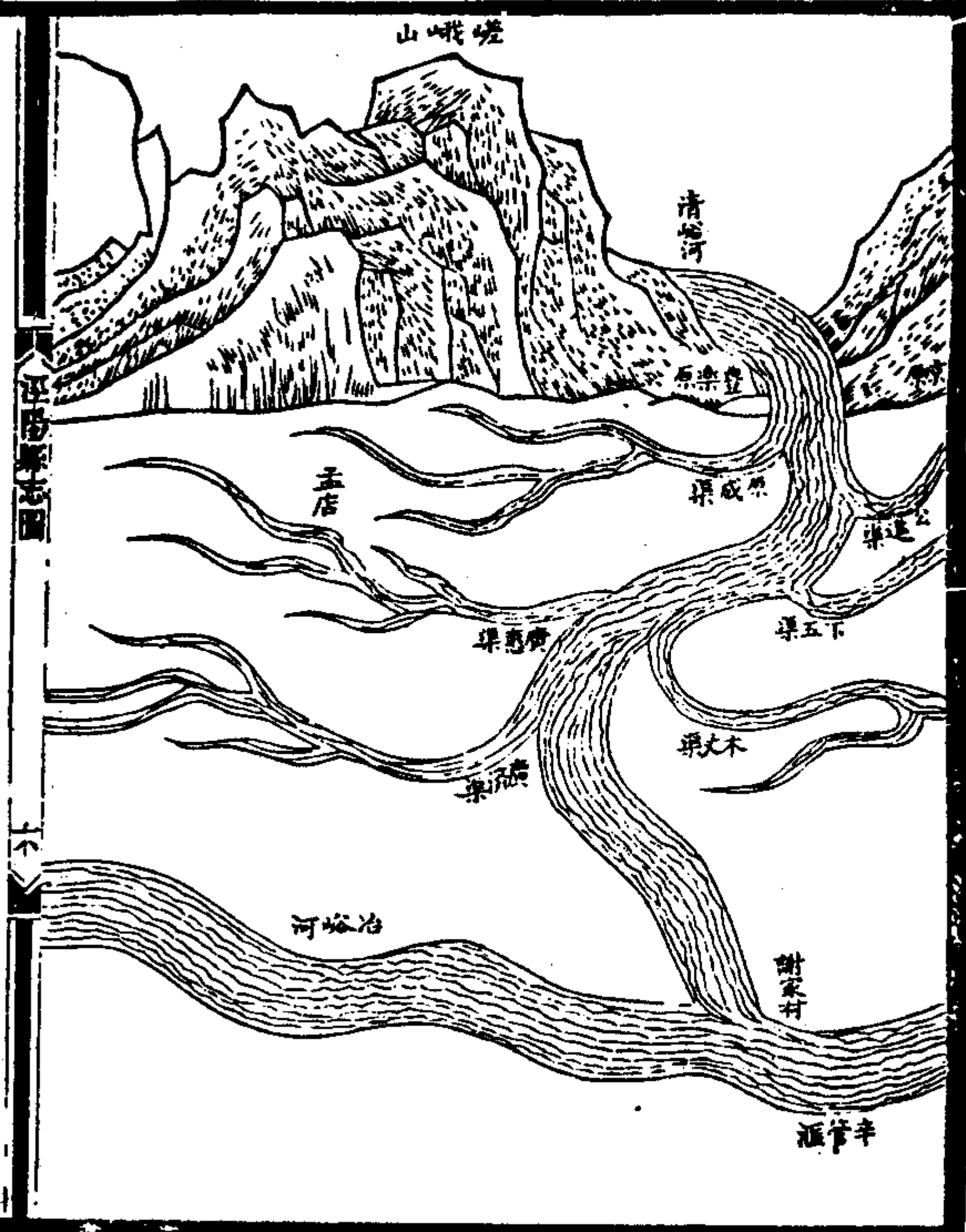
一修志延儒開局謄本雕板曠日持久費用維艱是冊於舊纂續編奈同訂異採輯未廣聞見未周續貂之謂固知不免而傳信傳疑絕無臆斷合兩編為一帙俾攬者釐然正未敢率爾操觚也

縣志圖

古有志矣而必有圖者何所以辨定職方君子之以形格物也四海之廣九邊之遙以及象胥重譯無不鱗次頽末而况一邑何難使百里形勢燦然尺幅中故閱涇志者不特詳覽文義一展卷可識其大概且縣境有圖縣城有圖而三渠堰亦有圖視其山阜之低昂原隰之高下川澤之源流相度經營以為民利豈惟格物將以致治此呂溫地誌圖序所云本之所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贊鴻業也







涇陽縣志目次

卷一

地理志 疆域 山川 星野 風俗 祥異

卷二

建置志 城池 縣署 倉局 屬廨 學校 院司
濟武 養濟 祠廟 壇壝 寺觀 樓閣

陵墓 古蹟 舖造 津梁 鄉里 市鎮 社學 堡寨

卷三

貢賦志 土田 戶口 賦役 驛站 物產

卷四

水利志 涇渠 冶清渠

卷五

官師志 分封 鎮守 風憲 縣令 縣丞
主簿 典史 教諭 訓導 把總

卷六

選舉志 進士 舉人 貢士 薦辟 監生 吏員
封贈 恩廕 武進士 武舉人 將材

卷七

人物志 宦業 隱逸 孝友

卷八

人物志 義行 節烈 方技 仙釋

卷九

藝文志 記 序 傳

卷十

藝文志 書 條議 策 文 墓誌 銘 贊 外
箴 賦 詩 歌

涇陽縣志卷一

邑令葛 農纂修

縣丞沈述
教諭李蓋
訓導何祿
典史王祈年
全校

地理志

涇陽為周秦重地漢唐建都其間地圖疆域山川形勢攬勝者所必考焉有志權輿庶建邦分土按籍可稽前後志統目凡五有本乎地者為疆域山川有不本乎地而精氣相屬沃瘠殊途災祥感召則星野風俗祥異俱出其中爰如例列目略加辨證應仍者仍之應補者補之後之人始有以見此邦之盛歟作地理志

疆域

涇陽縣志卷一

涇陽禹貢雍州域至周為畿內地詩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是也平王東遷以賜秦秦并天下都咸陽置內史以領關中地隸內史為涇陽邑項籍滅秦分內史地三、一、一封司、次為塞王地又隸塞漢高帝二年改隸河上郡九年罷郡復為內史惠帝於地置池陽縣以故有秦池陽宮名武帝太初元年更內史為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以縣屬左馮翊新莽時屬列尉大夫更始元年仍復三輔至符秦於縣東南置涇陽縣此名縣之始而池陽尋廢北魏屬咸陽郡真君七年併石安景明二年復屬咸陽西魏仍之後魏又改靈武縣魏周間廢故隋志不載北周屬咸陽郡建德中省池陽縣故城在今縣北二里後周廢入涇陽郡治在焉隋開皇初廢咸陽縣九年改涇陽為咸陽十一年徙故咸陽城西三里即秦之杜郵也大業三年省入涇

陽自東漢歷隋或以關中地置雍州或改置司隸校尉統三輔

如舊或復改為京兆郡縣亦數更隸焉唐天授二年隸鼎州大

足元年還雍州五代一仍唐舊宋京兆府領涇陽縣金仍屬京

兆府元屬奉元路至元二年併入高陵縣三年復置十四年以

雲陽縣併入涇陽明隸陝西布政司屬西安府

本朝因之治在府西北七十里廣八十里袤五十里東至高陵

界二十五里西至醴泉界五十五里南至咸陽界十五里北至

淳化界五十里東南至長安界四十里西南至咸陽界十五里

東北至三原界十五里西北至淳化界六十五里編戶凡八鄉

四十四里 東至高陵縣治五十里西至醴泉縣治九十里南

至長安縣治七十里西至咸陽縣治五十里東北至三原治三

十里北至淳化縣治九十里

邑之歷代沿革舊志載之詳矣然涇陽池陽雲陽地名錯出城

郭屢移使不考其崖畧妄為臆斷不特泥今滅古亦何貴以邑

乘為而舊志云云魏恭襄已謂考之他傳記多不合則辨正更

宜亟亟也按涇陽周為畿內地見於小雅六月由來最古詩云

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是也舊志謂周時獫狁率自朔

方入朔方今之寧夏而平涼縣在古為涇陽相聯屬詩應指此

通典云涇陽本秦舊縣地史記秦昭王封弟顯為高陵君悝為

涇陽君則縣似秦始宋敏求長安志又謂符秦於池陽東南二

十八里置涇陽縣縣又似符秦始其說均有所本而惟後志據

朱傳釋詩引郭璞云獲為瓠中在今耀州三原縣界涇陽涇水

之陽在豐鎬西北竊意瓠中即今洪口屬縣北界涇陽切近京

畿故云豐鎬西北周都於鎬獫狁自朔方而至故云深入為寇

應指今縣地並非指平涼縣也且前漢書地理志涇陽屬安定郡師古註曰開頭山涇水所出在今靈州東南據此安定之涇陽置自西漢周無此名又去豐鎬絕遠不應云深入爲寇秦涇陽君與高陵并封自仍周之涇陽故名詩所云至于涇陽卽今縣地也舊志謂詩之涇陽爲平涼秦之涇陽爲今地未見其確史記索隱涇陽君名市舊志謂悝爲涇陽君亦非也至於池陽前漢左馮翊有其名舊志謂池陽縣本在今縣西北二十八里所今按其地有故縣村而三原縣志及他說皆謂三原古池陽也縣東北有故址存而建忠驛洪武初猶名曰池陽似乎有據長安志三輔圖復於沈陽縣下註曰今涇陽縣池陽縣下註今三原縣按沈陽圖似指今故縣村說益踳駁不可曉疑傳寫之誤後志引地理志註云惠帝四年置截薛山在北師古曰卽俗

涇陽縣志卷一

三

所謂嵯峨也元和志涇陽本秦舊縣地惠帝改置池陽縣十道志今涇陽縣北廣吉陽鄉有迎東驛本池陽縣城史記正義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池陽故地地道記北有截薛山是漢於秦之涇陽改名池陽非有兩地今或謂池陽屬三原殊不知禹貢畫州先標山川以爲表識據瓠中截薛在今縣北又漢書溝洫志田於何所池陽谷口水經注渠瀆南絕冶峪水又東逕截薛山南又東絕清水經池陽城北據谷口卽今洪口在池陽卽今涇陽而池陽故城當治清二峪中間正在今縣北面則池陽卽古涇陽明甚不得專屬三原蓋池陽非今一縣地也通鑑註永初五年徙郡以避寇難北地徙池陽故城在今涇陽縣地魏書地形志有兩涇陽一屬隴東郡其屬咸陽郡者註云眞君七年併石安景昭二年復屬池陽有鄭白渠元和志涇陽縣惠帝改

池陽縣苻秦又置涇陽縣宋敏求長安志苻秦於今縣東南二十八里置涇陽按此則池陽亦嘗設郡自谷口徙於今縣故云有鄭白渠且旣置涇陽屬咸陽郡又屬池陽其地必兼統三原之地故元和志云苻秦置三原護軍後魏太武七年改置三原縣是析池陽之地而別置之非改池陽爲三原也嗣後池陽涇陽互見於史傳後魏池陽爲咸陽郡後周廢池陽郡治涇陽禹貢雖指云池陽故城在今縣北二里後周廢入涇陽蓋自是池陽復爲涇陽不再見矣唐書地理志涇陽屬京兆郡宋史地理志京兆郡領涇陽縣金史地理志涇陽屬京兆府元史地理志涇陽屬奉元路明一統志涇陽屬西安府通省志涇陽屬西安府此池陽涇陽改置之始末也至於雲陽前志謂在古以甘泉石門諸山爲西北隅趙宋間先割其半建淳化縣後始入涇陽

涇陽縣志卷一

四

是所入非古雲陽也後志謂雲陽其始無與於涇并據路史云雲陽山在左馮翊古少昊居之在今淳化續通考云雲陽城在雲陽縣西北六十里括地志漢雲陽故城在雲陽縣西北八十里元和志魏司馬宣王罷雲陽縣後魏別立雲陽縣隋書地理志京兆郡雲陽縣後魏置雲陽郡開皇初郡廢唐書地理志武德元年析置石門縣三年以石門溫秀置泉州貞觀元年州廢有溫秀更石門曰雲陽雲陽曰池陽八年省雲陽更池陽曰雲陽天授二年以雲陽涇陽醴泉三原置鼎州大定元年州廢涇陽隸鼎州後還雍州宋史地理志華原郡領雲陽縣金史地理志京兆府領雲陽縣元史地理志至元初以雲陽縣併入涇陽按此則雲陽本在今淳化始皇本紀所謂通九原至於雲陽是也在嵯峨山之北至後魏別置雲陽縣乃移入涇陽界內後因

於此置雲陽郡領雲陽縣唐亦於此置鼎州領禮泉等四縣故
涇陽亦曰鼎州志載縣北三十里雲陽鎮西有舊城基卽其處
也至元始併雲陽入涇陽則今縣北鄉兼有雲陽故地蓋析自
後魏至元始併入涇陽舊志謂入自趙宋者亦非此又涇陽雲
陽分合之始末也要之地因水名自瓠口至高陵入渭循涇之
濱總名涇陽周肇其名秦仍其舊漢惠更之故涇陽改爲池陽
苻秦再置則池陽復還涇陽至三原亦始自苻秦乃分池陽所
置者故謂池陽斷屬涇陽無疑也詳考古今郡邑之制以辨池
陽與涇之因革再遡雲陽與涇之分合而涇陽三原淳化之界
畫亦庶幾免於混冒矣

涇之形勝府志云東時唐原西拱仲山涇流遶其南蹇我鎮其
北舊志云我仲聳於北涇水環其南帶文川襟西城背豐稔面
畢原平曠曠行村落相連有河渠之饒有巖寨之險而西北一
帶猶爲膏壤每夏秋間烟騰雲壘黍禾盈阡樓閣參差川原繡
錯婁敬所謂天府之國沃野千里此其上游焉明萬歷末日以
荒涼至
本朝郵治翔洽胥徵不變矣在司斯土者培植之

山川

山川載於前志備矣然古侯國祭境內山川爲其阜財物興雲
雨高則作鎮下則爲潤所謂名山大川有功德於民則祀之非
徒矜奇秀爲觀瞻已也涇稱沃壤利甲關中亦由河山奏集地
居上游得建瓴之勢故耳如涇出洪口冶出寒門清出峨麓水
誠流澤山亦爲功故舉其大者詳爲叙列猶河渠溝洫等志必
標山水爲識亦做禹貢首奠山川之意而其餘小者併採前志

而附於後

嵯峨山在縣北五十里舊名嶽薛漢書地理志嶽薛山在池陽
縣北池陽今涇陽也魏書地形志泥陽縣有嵯峨山泥陽今耀
州地也雲陽宮記慈峨山今土人謂之嵯峨山昔黃帝鑄鼎於
此元和志嵯峨山在雲陽縣東北十里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
十里山上有雲必雨人以爲候雍勝略山東北屬三原西北屬
淳化西南屬涇陽按嵯峨名載志傳跨邑連都疊嶽層巒蟠亘
數十里舊志上有三峯最東者曰鉢孟臺相傳臺上黑雲起當
日雨白雲起不出三日雨天旱鄉民禱之多驗近作殿於上雲
不起農無以爲候矣中曰大臺有仰天池在峯頂冬夏水清不
涸西有穴曰石窟深五六里風從內出雲陽舊志云昔金元之
間盜起爲患有千餘人匿此避亂其西猶有二峯漸低小東爲

清峪西爲冶峪渠利發源於此信一方之巨麗傑峙者也
有詩見藝文

仲山在縣西北七十里舊名中山一名小仲山史記武帝獲寶
鼎於汾陰將薦之甘泉迎至中山廕溫有黃雲蓋焉索隱註山
在馮翊谷口縣西近九嶷山河渠書鄭國鑿涇水自中山西水
經注鄭渠東逕中山南俗謂之仲山非也雲陽宮記宮南三十
里有中山竹箭生其上俗謂高祖兄仲所居今山有仲子廟積
早祈之圍此射獵則風雨暴至廟有泉據近志所載山半有泉
曰小師泉蓋卽記所稱仲子廟之泉也有谷曰寒門封禪書申
公曰所謂寒門者谷口也服虔註寒門黃帝仙處雲陽志入谷
便洪潦沸騰清泉激射兩岸皆峭壁孤豎橫盤坎谷凜然疑互
常如八九月中朱明盛夏當晝暫暄涼秋晚候繼袍不暖所謂

寒門者也按括地志山在雲陽縣西十五里宋敏求長安志小仲山在雲陽縣西北四十里此應在後魏移雲陽於池陽界內置郡置縣地之遠近不一故山在西北或云十五里或云四里實則止一山也東北接嵯峨西麓中隔冶谷西南連九巖涇水逕其中故曰中山或以在冶水西涇水東山居其中亦可曰中又相傳山巔小峯有中山二大字白如聖形若鐫刻四周有中山小字數十仲中二名互稱已久惜為僧修鐵瓦殿鑿去山半泉及山麓虎坪皆勝地所云高祖兄仲居此因名仲山恐相沿之訛谷口有二西連九巖而成峽者曰瓠中曰洪門亦曰谷口所謂池陽谷口是也東接嵯峨而成峽者曰冶峪曰東谷口所謂寒門谷口是也池陽谷口涇渠所始寒門谷口冶渠所逕作屏縣北利濟東南山之效靈儲秀者大矣哉有詩見藝文

雲陽縣志卷一

七

石蛇山以石有類蛇首故名在縣西北七十里臨江潭上鄭巖在其下寰宇記古石蛇在雲陽西北四十里

車箱坂傳為漢武帝幸甘泉故道曲折縈紆僅通車軌

甘泉山一名石鼓原一名磨石嶺在縣西北唐書地理志雲陽縣有甘泉山雍大記俗云磨石嶺漢書單于烽火通於甘泉即此潛確類書甘泉山在涇陽亦曰石鼓原泉水出焉甘泉宮在其上即楊雄作賦夢吐鳳於楮上者按甘泉山石蛇山今俱屬淳化縣界故舊志不載

百頃原在縣西北六十里東連峽山西抵冶谷東西十里南北五六里高數百丈

豐樂原在縣東北五十里清谷西岸上東西十五里南北五六里

清涼原在縣東北四十五里以上三原俱遠遊
豐稔原縣所謂北原也發自仲山之麓蜿蜒東南下至高陵始盡

輿車原在縣西北三十里起仲山下東至冶谷口
西城原在縣北四十里東自天井渠抵洪門監東西四十里南北十五里頗寬饒昔雲陽恃為縣西形勝焉

畢原縣所謂南原也在縣西南七里西自武功縣來東訖於高陵在涇渭間縣亘二三百里其北陞傍涇者入縣境內東西三十八里高二十丈又一名石安原晉時石勒置石安縣以此崔鴻前秦錄曰符堅攻張琚於宜秋還登石安原而嘆曰美哉斯原也悵然有終焉之志

涇陽縣志卷一

八

長平坂在縣西南十里俗名畦城坂又名長平坡漢武帝幸甘泉經此有蟲盤而覆地赤如生肝狀頭目口鼻皆具上令東方朔視之還曰此必秦故獄處憤氣所生也按地圖果然問何以去之曰積憂者得酒而忘以酒酒之遂消漢書如淳註長平坂在池陽南上原之坂

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

金線峪線通志在縣東南二十里南原西南下府志峪東南有臺即唐學士所遊瀛洲故址東西相向

冶谷在縣西北六十里史記封禪書申公曰所謂寒門者谷口也服虔註寒門黃帝仙處雲陽宮記冶谷去雲陽宮八十里其

山出鐵有冶鑄之利因以為名索隱小顏云谷口中山之谷口也今呼為冶谷去甘泉八十里舊志亦曰東谷口與水所出之谷口東西相去二十餘里以谷皆飛泉峭壁凜然有寒意故又名寒門漢鄭子真隱於此巖曰鄭岩泉曰鄭泉有詩見藝文

名寒門漢鄭子真隱於此巖曰鄭岩泉曰鄭泉有詩見藝文